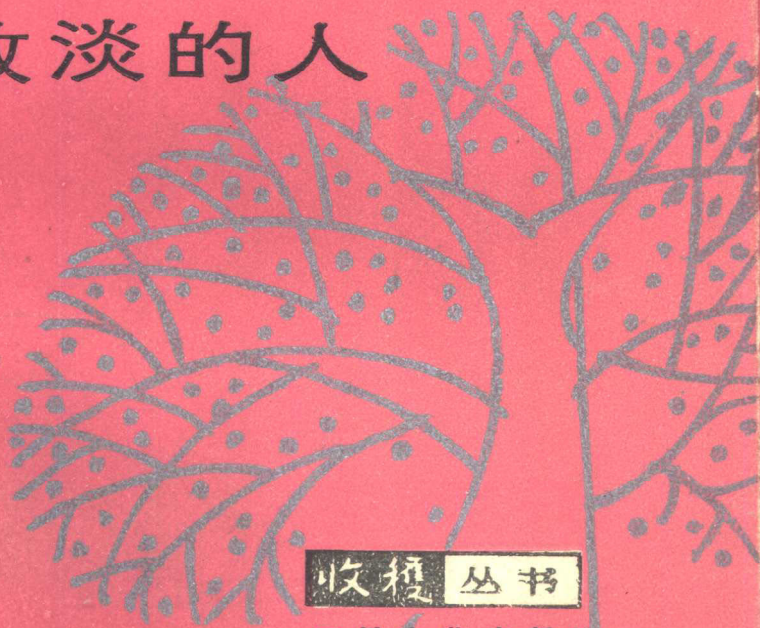


湛 容

散淡的人



收穫 丛书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455166

堪

容

散
淡
的
人

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·成都



SHOUHUO
GONGSHU

责任编辑：陈天笑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技术设计：张绍普

散 淡 的 人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4.25 插页2 字数70千
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4300 册

书号：10374·228 定价：0.82 元

一、“一醉解千愁”

头两位应邀来临的客人，是杨子丰先生及其夫人罗云青教授。

在过道里，胖胖的罗云青一边脱那件黄色的欧式紧身薄呢大衣，一边忙不迭地向主人致歉：

“对不起，我们来早了。子丰老了……”

“我不老，我才六十七。”杨子丰正忙着协助夫人脱大衣，也忙着反驳夫人的话。他体态清瘦，虽然年近古稀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动作敏捷。这时，他象个年轻人似的屈身帮夫人脱下大衣，又伸臂接过夫人的围巾。

“他不食人间烟火……”罗云青略微理了理稍有银丝的黑发。她看上去绝不象六十多岁的人。

“我只饮天上的琼浆。”杨子丰答道。

“我对他说，惠中请吃晚饭，六点钟到比较好。去早了，人家正忙着呢，既不好把你晾在客厅里，又没工夫陪你聊天。可他，简直是迫不及待，

才五点，硬把我拉来了。”

“早来了好呀！”田惠中笑吟吟地说：“我不怕请客，就怕请了客迟迟不到。”

田惠中的夫人章淑娴，矮小纤弱，动作麻利。她从杨子丰臂上接过大衣和围巾说：

“子丰，你也宽衣吧！”

杨子丰这才腾出手来，脱下一件长过膝盖，腰宽尺余，又肥又大，式样陈旧的呢大衣，露出里边一身半新不旧的藏青色涤卡中山服。若不是脚上穿一双英国式的黄色皮便鞋，人们或许会误以为他是哪一个基层单位科长、副科长一级的干部，谁敢相信这就是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、诗人、作家、翻译家、历史学家，学贯中西的杨子丰。

女主人把客人的外衣堆在一间小屋的床上，随手关上房门，一行人步入客厅。

先行一步的罗云青首先叫道：

“哎呀，才两个月没来，你们家又变样了！”

“惠中喜欢赶浪潮，”章淑娴指着排成一圈的宽座矮背灰色沙发说：“这么矮的靠背，我坐着就嫌别扭。”

“样子真时髦，我看挺好嘛！”罗云青已坐下，环视着沙发赞道。

沙发是新式的，客厅的布置颇为现代化。两壁是顶天立地的书橱，间隔着横七竖八、长短不

一、有方有圆的小格子，陈列着世界各地的手工艺品。窗前摆满了盆景：月季、海棠、君子兰、倒挂金钟……宛如一个小小的花展。客厅中间，一方白色黄花的地毯上，摆着一张用树根雕琢、配以玻璃台面的长方茶几，并几个软坐垫。

“为他这个穷折腾劲儿，我几次要跟他离婚。你不知道，有多烦人！”章淑娴侧身在沙发背后说：“卖旧的，买新的。买新的，卖旧的。他这点稿费，全送给委托商行了。”

“知识更新！设备更新！家具更新！”田惠中矮矮胖胖，光亮的圆脸上几乎不见皱纹，他总是笑呵呵的。圆滚滚的身上穿一件皮茄克，裤线笔直。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美学家，兼民间工艺品收藏家。

“就是老婆不能更新！”杨子丰板着脸说。他进屋看也没看一眼，就在茶几边的一个圆垫上盘腿坐了下来。

“假如老婆可以更新的话，我恐怕换了十个了。”田惠中冲着自己的夫人哈哈大笑。

“这对活宝，都当爷爷了，还老不正经，到一块儿就胡说八道。”罗云青把章淑娴从沙发背后拉过来，在自己身边坐下。

一个身姿窈窕、长着一张瓜子脸的年轻女子，迈着轻盈的步子，站在门边问道：

“妈，沏茶吗？”

章淑娴招招手说：

“来，来，真真，见见杨伯伯，杨伯母！”

真真脸上带着几分羞赧，向客人一一鞠躬行礼。

“这是我的小儿媳妇，过门才一个月，话剧演员。”田惠中脸上露出由衷的高兴。

“喝茶，还是喝酒？”章淑娴这才想起招待客人。

“当然喝酒！”杨子丰首先叫道。

“今天我备了十种名酒，随你挑，点吧！”田惠中指着酒柜上一大堆奇形怪状、五颜六色的瓶子兴高彩烈地说。

杨子丰把那些瓶子扫了一眼说：

“给我一点威士忌，加两块冰。”

田惠中倒好两杯酒，一杯自己拿着，一杯递给杨子丰，两人举了举杯，各饮了一小口。

“你还让子丰这么喝酒？”章淑娴问罗云青。

“我有什么办法，他是个酒鬼，从早喝到晚。”

罗云青叹了口气。

“不对，我是酒仙。”杨子丰举着酒杯，眯着小眼睛说：“爱喝酒的人，通称酒徒。喝多了，发酒疯的，俗称酒鬼。象我这样，不管喝多少，从来不醉的，可称酒仙。这是酒徒中最高的称号。”

真真抿嘴笑道：

“杨伯伯，那您就是当今的太白了。”

“不，我跟他势不两立！”杨子丰肃然道：“李太白

是我们杨家的宿敌，你怎么能把我同他相提并论？”

真真不禁愕然，这是从何说起？

“我姓杨，杨贵妃也姓杨。”杨子丰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据考证，杨贵妃很可能就是我们杨家的老姑奶奶。又据电视剧《天宝軼事》揭露的最新史料，李太白跟我们家老姑奶奶有那么点不清不白的关系。他敢调戏我们家老姑奶奶，你能把我跟他搁一块儿吗？”

田惠中夫妇哈哈大笑，真真也咯咯地笑个不停。

罗云青瞪了杨子丰一眼说：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，人家真真还是新媳妇呢！”

“我还没说完呢。”杨子丰对老伴的规劝置之不理，又接着对真真讲起来：“如果你一定要拿我跟太白比，那他可不是对手。太白喝酒有醉的时候——有一出昆曲叫《太白醉写》，就是演他醉后的狂态。他既醉还能称酒仙，我杨子丰从来不醉，就应该称特级酒仙，或者超级酒仙了！”

杨子丰晃着身子，摇着脑袋，做出一副飘飘然的样子。

“真讨厌！”罗云青也憋不住笑了。

“老婆骂你真讨厌，就是真可爱！”杨子丰坐在垫子上，比周围的人都矮一截，他仰着头扫视了众人一圈，接着说：“我们姓杨的都能喝酒。我们家老姑奶奶酒量也不小。高力士，裴力士，左一

盅，右一盅，她真醉了吗？没有。《贵妃醉酒》那是假醉。醉的是梅兰芳，不是我们家姑奶奶。”

真真捂着嘴笑得直不起腰，罗云青却打断他说：

“不听他胡扯了，扯起来没完。惠中，今天都请了些什么客人？”

没等田惠中答话，杨子丰又抢着说：

“你放心，不会有什么新人出现。我清清楚楚，就是惠中想喝酒了。淑娴哪，我还是劝你放宽政策，你这个戒酒法可赔了钱——平常不准喝，只有请客才准喝。这下可好，惠中酒瘾犯了，就打电话请客。我一接电话，准知是这么回事。所以，我是每请必到。这不是我好吃，而是成人之美，救人于危难之时啊！”

“不过，今天真有一位稀奇的客人。”田惠中插话说。

“谁？”杨子丰问。

“密丝林。”

“密丝林？”

“朱丽叶呀！”

“朱丽叶？”

“你的情人。”

“哦——，那不也是你的情人吗？”

两个老头相视一笑。

“当着儿媳妇，简直不象话。”章淑娴说，

“我也该去厨房指挥一下了。”

“都准备好了，”真真说，“客人齐了就炒菜。”

“要相信群众嘛！”田惠中叫道。他举了举手中的酒杯，对杨子丰说：“今天吃的是八仙过海。我把两个儿子、两个媳妇、两个女儿、两个女婿全招来了，一人一个菜，咱们吃现成的。”

“好！干！”杨子丰一饮而尽。

“干，一醉解千愁！”田惠中一仰脖，把酒倒进嘴里，还把杯子颠了颠，连最后一滴都没漏掉。

“这话就不挨边儿了。”杨子丰等田惠中把杯子放下，说：“你是个乐天派，把你关进‘牛棚’，你倒头就睡，呼噜打得震天响。如今新式沙发也买了，你还有什么愁？”

“我是无忧无虑的，我这话是替你说的。”

杨子丰不言语了，他有哪一愁呢？他没有说，却吟了两句打油诗：

“人过花甲未入党，

事非经过不知难。”

二、天对地，南对北，高山对流水

一辆锃亮的洋车，在幽静的小巷里飞奔。

车上坐着一个肥胖的女人和一个瘦瘦的小男

孩。那男孩约摸六、七岁的样子，头戴一顶白布遮阳帽，上身穿一件蓝色夏威夷短袖衫，下身穿一条白帆布短裤，脚上是一双黑色皮凉鞋。他站在车上，轮换地用脚使劲踩得车铃“叮当”乱响。

在小巷深处，车夫放慢了脚步，沿着一截磨砖对缝的高高的青墙缓缓而行，在两扇朱漆大门前停下。门边挂着一块木牌，上写“杨宅”。

还没有等车停稳，那穿着白短裤的男孩子立即挣脱了胖女人——他的奶妈的双臂，跳下车去，象子弹出膛似地窜到门前，跳脚伸手去摸门铃。

“别跑，别跑，你够不着哟！”体重足有一百六十斤的奶妈，气喘吁吁地跨下车，扭动着滚圆矮胖的身子赶了上来。虽只初夏天气，她那一身香云纱的黑裤褂都被汗水湿透了。

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半扇。一位身着中式对襟衫裤的男仆，毕躬毕敬地侧身站着叫道：

“大少爷回来了！”

他的话音未落，大少爷已从他夹肢窝下边一溜烟窜进门去，只留下小皮鞋在鹅卵石甬道上发出的“噼哩叭啦”的声响。

“别跑，别跑，看摔着！”胖奶妈竭尽全力在后边紧追。

刹那间，那瘦瘦的孩子已经跑过前院，消失在“二龙戏珠”的大影壁背后了。孩子跑进花草飘香

的中院，“蹬、蹬、蹬”地跨上石阶，直奔迎面
的大屋。当他弯着身子跨过那一尺高的门坎，进入窗明
几净的中间穿堂，不由自主地放轻了脚步。他顺着
一排乌亮的紫檀木太师椅，踮着脚尖，一步一步朝
前迈，直到穿过全屋出了后门，才嘘了口气，准备
拔腿再跑。

这时，只见一个系着花边白围裙的年轻女人在
廊檐下朝他招手笑道：

“大少爷，回来了！太太正等你呢！”

大少爷立刻缩住了步，乖乖地跟着她走进一间
闹哄哄、香喷喷的屋子。女佣刚打起绣花门帘，孩
子刚迈进房间，几个女人的声音就同时喊了起来：

“哟，长得这么高了！”（其实他并不高。）

“哎呀，多白多胖呀！”（其实他又黑又瘦。）

“瞧，多规矩哟！”（其实他一点不规矩。）

这是太太的房间。满堂的硬木家具，都是娘家的
陪嫁，质地好，式样老，闪闪发光。那雕花镶贝
的大铜床、嵌着椭圆形大镜的梳妆台、高大的衣
橱、条桌、高几、花架都靠墙站立，当中大块的空
地是一张方桌，桌上铺着专供打麻将牌用的白台
布，四角紧紧地拴在桌腿上。四个衣着华丽的女人
正围桌而坐，四双白白的手臂伸向那一百三十六张
做工精巧的骨牌，搓得“噼噼叭叭”作响。

与这套古色古香的家具不协调的，是窗下的一

张西式美人榻。一个长脸长牙的女人，叼着烟卷儿，斜靠在榻上。五人打麻将，四人上场，一人“作梦”。此时，这位太太正在“梦”中。见了孩子，她稍微抬起身子，伸着胳膊示意，孩子忙走了过去，规规矩矩叫了一声：

“妈！”

这一声叫，太太顿时笑逐颜开，伸手把他揽在怀里，用戴着碧绿的翡翠戒指的长手指抚着他的头，在众人面前不无骄傲地笑道：

“瞧，我这亲儿子！”

其实，并非亲儿子。这位杨府的大太太不能生养，虽然常以“不能生养是前世修来的福气”夸耀于人前，背后却遍求名医，烧香念佛，但求一子。可惜无济于事，到了四十岁仍不见动静。老爷畏惧太太娘家的权势，从不敢提及此事。然而，纵然娘家有錢有勢，也替不了姑太太的肚子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。抱一个孩子吧，怕长大成人之后不服管；过继一个吧，又怕亲戚们侵占家产。万不得已，太太只得应允老爷再娶一位如夫人，以延续杨家宗祠。

唯一的条件是：这位小夫人必需由太太亲自挑选择定。于是，娘家的亲戚们四面出动，各处探寻。城里的姑娘怕太刁，乡里的姑娘怕太笨，挑来选去，最后在姑苏一带的小镇上物色到一个贫困潦

倒的穷教书匠张家的女儿。女孩子识得几个字，针线女工都来得，相貌又姣好。因为穷，姑娘十分听话懂事，脾气也温柔和顺。太太亲自去察看了，确实中意，就给了钱，半买半娶地带了家来，摆酒请客，正式称作杨家的人了。这张家的女儿低头进入大宅门，自然是俯首贴耳，事事任凭太太作主。

杨家的这位老爷已到了不惑之年，因曾留学东洋，满肚子中西合璧的学问见解，并不十分腐朽。他不但精于商务洋行，也颇识诗书古训。他时而着长袍马褂，时而着西服皮鞋。他既能长跪于祖宗的牌位前三拜九叩，又能吃生鱼片，喝白兰地。在这座杨家宅子里，除中式客厅之外，他特备了一个西式小客厅，专待一些崇尚西洋风气的宾朋。他的名字叫杨继宗，字颂尧。在日本留学时，他的名片上印着“杨开明”三个字。

对于自己这位娇小秀美的如夫人，他表面上淡淡的，实际上爱如珍宝。他曾在夜深人静时反复对她说：“这是前世的缘份。”等第二年她真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之后，这缘份就渐渐地显露出来。张家女儿的穿戴一如大太太不说，又因大太太日夜尽卧地炕，除打牌玩乐吃喝之外百事懒管，家中的财权也就渐渐地落在大少爷的亲娘——张家女儿的手里。不过，名份上头是差不得的。少爷管大太太叫“妈”，管姨太太叫“姨娘”。少爷满百天的相片上，

是大太太坐正中把穿着开裆裤的孩子脸儿朝前地抱在怀里的。

复杂的环境，易于锻炼人的思维。这位聪明的大少爷，从记事起就闹明白了这三角的关系。小小年纪，左右逢源，而他感情上最依恋的却是他的胖奶妈。

这位夫死子亡的胖女人，凭着良善的本性和孤苦无依的寂寞，竟把杨家大少爷当成自己的命根子，直到孩子五岁，还是背着抱着，晚上吮着奶入睡。如今孩子七岁了，她自己也因奉命吃喝过量而体重猛增，行动缓慢，但她仍象一条忠实的狗一样，整天汗流浹背地追随在他左右。

一转眼工夫，她也急急忙忙地跟进了屋，十分恭谦地弯腰站在门边，等候太太的问话。她知道，每次带大少爷出门回来，照例少不了这一关，特别是在客人、亲眷多的时候。

果然，太太发话了：

“他在外头吃东西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遵您的吩咐，外头东西不干净。”

“哼，他未必那么听你的！”太太冷冷一笑，更露出黝黑的长牙。

“回太太，今儿少爷可听话了。”

大少爷也插话了：

“我想吃刨冰，奶妈不给买。”

“我的乖儿，那什么冰呀冷的，吃不得，伤胃。”太太皱起弯弯的细眉，又扭头对客人们抱怨说：“你们是不知不知道呀，为我这儿子，我可真是操碎了心。”

“您真好福气，老爷博学多才，少爷赶明儿还得出人头地！”

“龙生龙，凤生凤嘛……”

太太在一片赞叹声中得到了满足。

这时，一个年轻的男佣悄悄走进门，侧身在美人榻旁垂首侍立，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“什么事呀？”太太问了一句，眼皮都没抬。

男佣忙躬身笑道：

“回太太，前边来了客人，老爷请大少爷去见见！”

“瞧瞧，还拿他当个人使呢！”太太极为得意地叹了口气，下令说：“奶妈，给他洗洗脸，别叫人看见象个泥猴儿似的。”

奶妈忙连声答应着，把这位“展览”完了的大少爷领了出去。

西式小客厅陈设雅致，一切都仿照外国规矩。高背的沙发在屋中央摆成月牙儿形，上面是绣工精巧的黄缎子靠垫。墙上挂着西洋油画；自鸣钟正叮当作响，从那镀金铜架里边蹦出一只报时的小鸟。一架质地上等的钢琴斜立在房间的一角，上边摆着个

银制的帆船模型。一个洋式玻璃柜上摆满了各式外国名酒，柜里是全套的西洋瓷器：咖啡用具之间杂以小爱神瓷像之类。室内只有地上的两个大瓷花盆是中国青花瓷的，当然，里边齐人高的棕榈树和万年青亦是国产货。

杨开明身著白色西服，跷着腿斜靠在迎门靠边的一张小沙发上，体态清瘦，十分潇洒。两位客人，年老的一位，面目清癯，长长的白胡子，飘洒在蓝色的绸夹袍上，别有一种风度。年轻的一位，矮胖敦实，油光光的脸上笑容可掬，身穿质地上好、但并不合身的西服，再配以五颜六色的领带，更显得有些儿土包子开洋荤的劲儿。两人面前是两杯冒着热气的咖啡。杨开明手上端着一个大玻璃杯，杯中是少许威士忌酒。

一见杨家大少爷大大方方跨进门来，那年轻的一位忙欠身含笑道：

“公子这一身，好气派！”

那年老的一位，也上下打量着孩子，一手抚着胡须，点头称赞，说道：

“子承父业嘛！这一打扮起来，象东洋孩子一样！”

夸了一番孩子之后，那年长的客人微微一笑，问作父亲的：

“不知令郎是进的哪一所学堂？”